

未婚妈妈群体揭秘

◆ 卢美慧 谢家燕 李锐嘉

当公众的视线聚焦于那些举报贪腐官员的“情妇”、出没于网络间的炫富女等人物身上时,很少有人注意到另一个女性群体,她们是独自抚养孩子的未婚妈妈。截至目前,有关我国未婚妈妈的总体数量,尚无机构或部门的权威统计。未婚妈妈的生存境况,也少有人知。专家认为,对未婚生育现象的关注亟待加强。

守护生命

飞飞出生那天,北京大暴雨。生完飞飞,乔敏接到了母亲的电话。电话传来浓重的贵州口音:“姑娘,你是不是遇到个事嘞?你跟我谈嘛。”母亲说,前一天夜里,她和乔敏的父亲都做了奇怪的梦。父亲的梦是:女儿掉进了粪坑里;母亲的梦跟那天的情景很像:乔敏奔走在暴雨里,“叫也不应,漫天大雨里就你孤孤单单一个人。”一年半之后,乔敏才告诉在老家山村里的父母:母亲打电话那天,她在北京生下了一个儿子。那天是2007年8月1日。

乔敏,贵州人,是电子设备销售员,10年前来北京打拼,那年她21岁。来京第一年,她认识了飞飞的爸爸。他们在一起3年,一次激烈的争吵后,两人负气分手。几个月后,乔敏发现自己怀孕了。她找到飞飞的爸爸,结果男人说,他把另一个女人肚子搞大了,刚同她闪婚。医生说乔敏子宫后位,属于不易受孕体质。如果选择流产,“意味着以后很可能再也无法当母亲”。乔敏决定留下这条生命。她生产的那天,雨下得特别大。因为身上的钱不够,而医院附近的取款机一次只能取2000块钱,她挺着大肚子,在雨中走了3里路,找了4个取款机取钱。

和乔敏情况类似,准未婚妈妈魏兰刚经历了一段失落的感情。32岁的魏兰任职于一家效益不错的企业,记者采访她时已怀孕5个月,孕检时医生说她怀的是双胞胎。怀孕

两个月时,曾经许诺给魏兰一个美好未来的那个男人,转身离开。魏兰做了和乔敏同样的决定。怀胎3个月时,因为身体虚弱,在商场排队付款的魏兰晕倒了。“那一瞬间我脑袋里就想,要往前倾不能往后倒。”魏兰说,往前倾能用手撑着柜台,向后摔的话,孩子肯定没了。

有些微胖的于是名教师,曾经有过一段短暂的婚姻,但未生育,此后独居。2008年,她通过网络,认识了孩子的生父。男人是程序员,吉林人,住在于的家里。“从一开始就知道不会长久”,那年她41岁,男人不到30岁。当年年底,于怀孕了,男人极力劝说她打掉孩子,双方谈不拢。不顺心的婚姻,以及多年一个人的生活,使于决定留下这个孩子。她不想看到自己的未来,像小区里那个独居的老太太,死在家里半个月才被发现。

艰难生活

未婚妈妈所面临的现实问题是:非婚生子没有准生证。询问多家公立医院,都被告知没法建档。魏兰最后联系到一家私立妇产医院。因为非婚生育,所有的费用都无法报销。她开始计算每一笔开销,“要为两孩子的将来打算。”而乔敏早年的经历也一样艰难。

乔敏在飞飞出生后,先是丢掉了工作,接下来几个月没收入,很快前几年的积蓄也消耗干净。一个人带孩子没法挣钱,乔敏把儿子寄养到通州一户农家,每月1500元。她找了份包吃包住的工作,月薪也是1500元。每月发工资的那天,就是乔敏唯一和儿子见面的日子,她一边摸着儿子的小脸蛋,一边把1500

元交到农户阿姨手上。一年后,乔敏把飞飞抱回自己身边,她觉得只有这样生命才完整。出去买菜,乔敏就用围巾把飞飞裹在自己身上。非婚生的孩子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落户。飞飞的爸爸是北京户口。飞飞出生后,乔敏曾想着给飞飞弄个北京户口。可几年过去了,户口一直没办下来。乔敏咨询北京计生部门,得知非婚生子,孩子若想取得北京户口几乎不可能。乔敏回贵州办理,当地计生部门也不肯给飞飞落户,“你都不在贵州,我们知道孩子是哪儿来的?”一句话把乔敏噎了回来。

于几年前也曾打匿名电话咨询计生部门。电话那头说,婚外生育是违法的,给孩子上户口要先缴罚款,几万块。于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,家就在海淀实验小学旁边,没多远就是首都师范大学,属于典型的“黄金学区”。于清楚地知道,只需户口本上的一页纸,女儿的人生“至少不会差到哪里去”。但5年前的于刚刚生产完,因生产全部自费,她手边没有余钱。当时她想等休养好身体再想办法凑钱,却没想到要得到这一纸证明,其实有重重阻隔。

寻找生父DNA

2009年年底,于深吸一口气走进街道计生办。对方答复,要提供生父信息及亲子鉴定证明。但在孩子出生前两个月,于挺着大肚子见了孩子生父最后一面后,那个男人已经离开北京消失得无影无踪。“她现在的情况是想交罚款都没资格。”于所在小区居委会主任李冬梅说,为帮她解决问题,居委会跟街道办事处、派出所不知协调了多少次,居委会还联系过孩子生父吉林老家警

方,但“对方说这事儿他们管不着”。街道办也曾建议于登报寻人,然后报失踪。但是报纸登了,警方又说报失踪必须是直系亲属,并且提供相应证明。李冬梅说,居委会非常想解决于的困难,但是“规定在那儿,我们只能执行。”她还透露,因为这件事,社区连续几年评优的资格都没有。于走投无路。

2013年年初,她花3000元请了孩子生父家乡吉林当地的一位律师,起诉孩子生父。律师多次跟法院沟通,法院审查相关材料后,觉得此事缺乏立案依据。代理律师丁二期称,这种案子即便立案成功,后期调查取证也困难重重,“法院不能强制公民进行亲子鉴定”。海淀区计生委的工作人员就此事表示,于的情况特殊,区里会向上级部门提交详细报告,等待具体的业务指导。“我们理解她的焦急,但是规定在这儿,我们左右不了。”

隐秘增长的群体

网络世界,未婚妈妈通过QQ群、贴吧、论坛等彼此连结,抱团取暖。“大家好”。在乔敏加入未婚妈妈QQ群时,只是简单的这问问候语,便会引来很多回应,“你宝宝多大?”“上户口了吗?”“宝爸给孩子抚养费吗?”……在现实中承受着异样目光的乔敏,发现网络的另一端竟有那么多名同命人。调查期间,记者先后加入5个未婚妈妈QQ群,5个群总人数加起来接近2000人。在未婚妈妈贴吧,访问量已超过31万,总发帖量超过17万。管理贴吧3年,吧主依依(网名)最大的感触是,未婚妈妈的群体在不断扩大,“他们中有未成年人,有大学生,有白领,也有

人们常说的第三者。情况不同,但总体感觉人数在增多。”

主流外的“真空”

杨菊华是中国人民大学人口学系、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,在她看来,目前青少年普遍早熟,而青年选择婚姻的年限如一再延后,在西方社会,女性有选择未婚生育的权利,她们当中特别困难的,政府和民间组织会提供完善的公共服务。杨菊华说,“在我国,受制于传统观念和计生政策,这一群体一直在主流视线之外。”有专家建议,希望那些准未婚妈妈能冷静理性,不要冲动,要多为孩子想想。因为现实的困境是:仅靠妈妈一人的经济支撑,不利于孩子的成长,对孩子未来健全人格的形成亦有风险,孩子将来与社会的融合度也得不到保障。

就上述问题,记者曾多次联系国家卫计委等多个部门。有相关人士回复称,关于未婚生育的数目,目前并无权威统计。考虑孩子的成长教育及社会的接纳程度,未婚生育不应提倡。但法律规定,婚生和非婚生子女享有同等权利,道德评价不应该超越对妇女儿童权益的保护。社会应对这一群体正视和宽容。另一方面,有关部门应该正视未婚生育可能引发的种种社会问题,做好重点群体的教育、引导、帮扶工作。

摘自2014年2期《百姓生活》

爱:外婆和我

殷健灵

16.给我备足一周的荤菜

我上高二时,第一次在《少年文艺》上发表文章,拿到了平生的第一笔稿费,七十六元,这对我来说,不是一笔小数目。我分别给外公和外婆各寄了二十元,让他们买些各自喜欢的东西。外公外婆非常高兴,尤其是外公,他告诉我,打算用这钱买每天必喝的绍兴花雕酒。这是外公活着时,第一次用到我的稿费。爸爸一直说,如果外公能活得更长些,就能更多地享到我的福,他的心情会更好。

三年后,我高中毕业,回到上海念大学,和外公外婆再次生活在了在一起。我恍然觉得弄堂变窄了,房子变小了,夏天住在里面很憋屈。小时候,却从来没有这种感觉。那时,外公罹患绝症,已经病入膏肓,整日卧床。而那一年,外婆也已七十六岁了。她坚持不让妈妈回来照顾,说她一个人能行。

七十六岁的外婆依然显得比同龄人精干。那时,还没有告别煤球炉,除了给自己家里搬运煤饼,外婆还给八十多岁的邻居吴阿婆帮忙,除了搬运成箱成箱的煤饼,还替她买菜,做各种杂事。在我家隔壁,有一家负责区域烟糖公司财务的会计室,三个女会计,都是三十出头的年纪。外婆时常煮了拿手的菜粥、绿豆汤什么的给她们送去当点心。若是需要,还帮她们接送孩子上下幼儿园。因为外婆住在楼上,她们都亲热地叫她“楼上姆妈”。外婆去世后,我在博客上贴了一组以前写外婆的文章,在众多的留言里,有一条让我眼熟:

啊,楼上姆妈走了,去到那遥远的天国。她是带着家人给她的全部的爱去的。她也给别人许许多多的爱:瑟瑟寒风中给远在住校的外孙女灵灵送去御寒衣被,严冬季节里,给我们端来花心自己煮的滚烫的“腊八粥”,下雨了,帮邻居收晾在天井里的衣物,小夫妻还未下班到家,从托儿所领回孩子,帮忙照看……此情此景犹在眼前,楼上姆妈是人见人赞的大好人……

我认出来,留言是芳芳写的,当年的三位女会计之一。我们搬走后,她与外婆也已二十



多年不见。外婆去世前一年,芳芳曾经登门来看望外婆,可惜,那时外婆已全然认不出她了。但芳芳说她不遗憾,她见到外婆了,看到外婆活

得健康幸福,她就满足了。我有时想,外婆或许是以和邻居和外人们开放的相处姿态,来弥补与外公家庭生活里的压抑。她不善于倾诉,从来没有老人啰嗦的毛病。不知情的人,总以为外婆是没有什么烦恼和忧愁的吧。我每周回家一次,上了大学的我,依然懵懵懂懂,对周围发生的事情木木觉,也不懂得体贴人地地关心一下我不在的时候外婆过得好不好。每次回学校前,外婆都要忙上半天,给我备足一周的荤菜,用瓶瓶罐罐装了,放在布袋子里让我拎回去。而每一回,外婆都会神秘兮兮地将我拉到厨房,让我看她做的好吃的,好像两个人的密谋。我满足地欣赏外婆为我准备的每周一换的美味,红烧大排、油煎小黄鱼、笋烤肉、酱牛肉、葱姜梭子蟹……看着她用勺子将浓稠的汤汁淋在上面,再用筷子将饭盒压得紧紧的,便担忧起来:“你们不留点自己吃吗?”“我们有。”外婆总是这么说。

我没有详细过问过,我不在的时候,外婆是怎么对付一日三餐的。除去照顾外公,外婆又是如何打发自己的闲暇。我放心地想,外婆是不会寂寞的,她有那么多处得来的邻居。

可是有一回从学校回家,我却发现外婆有一些异样,看上去精神萎靡,还咳嗽,脸色灰灰的。外公还是老样子,躺在床上闭目养神。晚上睡觉时,外婆当着我的面脱毛衣,蓦地,她胸前有一块白色的东西晃了我的眼。

“这是什么?”我试图撩起她的棉毛衫。外婆抓住衣角,不让我看。我偏要看。她举不过我,松了手。我再次将棉毛衫撩起来,摸了摸她瘦骨嶙峋的胸前,那里贴着块白色的膏药,里层是专治跌打损伤的黑药膏。胸前那块青紫色的皮肤一下刺痛了我的眼睛。

“这里怎么会伤?跌跤了吗?”我紧张地问。

“没跌跤。没事的。”外婆说。

“那怎么会?你告诉我!”我急起来。每一次,外婆都拗不过我,她投降了,压低声音说:“是你外公用拳头痛的。”

40.屋内不见人影

段光清大惊失色,急步回到桌前,四下里黑沉沉,静悄悄,整个考棚此时又尽数封闭,两个值更衙役此刻定是在值房酣睡。他刚要吹歌灯烛,随即又急中生智,撸了桌上的字纸,打翻灯烛点着,为的是向外边报出消息。然后一刻不敢耽误,出门一脚将正在打盹的书童踢醒,低声喝道:“快去叫人!”接着闪身下楼。

张潮青等人毕竟不熟院中情形,又加周围漆黑一片,只看着那楼阁上的亮光,遂蹑手蹑脚摸到前院。

段光清贴在正堂后大门外的墙角杵那儿,气不敢出。人影逼近,偶尔可见星光下面闪着刀影。段光清一看自己身上的白绸短褂,心说坏了,说不定今夜性命就要丢在这件白衣上了!

那书童睡眼惺忪下得楼来,嘟嘟囔囔跨过后边门去,忽然就被一群官兵截住,刚要失声惊叫,嘴巴被一巴掌封住。随后,腰刀在他眼前晃了晃,有人低声问:“那狗官在哪里?”书童浑身打颤:“狗……狗……没、没养狗。”又是一声低喝:“问你县太爷在哪里?”书童下意识抬头往上看,楼上正有大光亮!那几个官兵早已迫不及待,窜上楼去。楼上屋内,窗前一堆火烧了起来,屋内却不见人影。

街巷那边,跑牙把总带了人骑马赶到,一片灯火照耀下,把总踢了死者一脚,发现他的脖子差不多已被割断,不由说了句:“手狠!”忽然有人指着半空映出的光亮:“大人大人!那边像是着火了……像是考棚!”把总抬头一看,再看看脚下的死人,忽然叫道:“不好!他们进城了!”

考棚衙署内,那书童见人全部窜上楼去,撒腿便扑去右边廊的偏房,一下撞进一间门去:“快,快呀,有刺客呀!”衙役惊醒,甚是恼火,一边骂着“你个小棺材!”又来捣蛋!”一边起身点灯。张潮青率人冲下楼来,在相连几间的正堂“挑试前列所”一一搜过,未见人影。

那两个衙役刚刚翻身起来点着灯,敞开的门户忽然涌进一群凶神恶煞的握刀官兵,先还诧异了一下,想着书童刚才嚷叫的“刺客”,不由魂飞魄散!

刺客举刀喝问:“狗官……县太爷在哪里?快说!”“在……在……”衙役一边伸出指头往上指,一边探头往门外的上方看,然后就惊叫起来:“哎呀!”楼上的火光已经映出了窗口。俞能贵上前一步:“杀了,免得碍手碍脚!”两个衙役已面无人色,瘫坐地上,幸得张潮青拦住阿贵,又对衙役喝道:“要出此门,就不要性命!”这时董亮在外边叫道:“大哥快来!”大家拥过去,却在左边廊下处,发现一件白色的衫褂!六人遂散开一排,摸着黑往后院慢慢搜过去。那猫在墙角的书童甚是为,趁机摸黑扑到前面大门。

此时,一大片灯光正向着考棚快速移动,把总率着十余骑兵,疾驰而来,一路在静谧的夜里留下清晰震耳的马蹄声,后面又跟着跑步而来的大队官兵。考棚里,张潮青等人已经搜到刚才翻墙入来的后院。这里影幢幢地分为两片平房,每片平房各有十数排全部朝南敞开的青瓦矮房,都隔为一间一间的号舍。那狗官又会躲在哪里呢?他们当下分成两拨,一排一排搜过来!

段光清只着一件贴身汗褂,蜷身躲在最后边一排考棚中最里边一间号舍的桌板下面,这里自然不是稳妥的藏身之处,此刻他只有期盼有人前来搭救;可是,更深半夜,若等到人们看到这里着火,再又赶过来,自己怕已经人头落地了……刺客的脚步越来越近,声息可闻,段光清暗自叹息一声,闭上了眼睛……那书童拉了门帘,打开大门,正见马队驰来,便不顾一切跑过去,一边竭力嘶喊:“来人呀!救命啊!有刺客呀!”千钧一发,惊魂一刻,段光清听到了外面马蹄声骤然响起,随即有吆喝声传来。张潮青俞能贵等人已经搜到段光清跟前,听到外面动静,全部怔住了。

那把总直接率人骑马冲进大堂,随即高声喝道:“给我统统围起来,别让人跑了!”越来越多的官兵举着灯笼火把,涌进考棚,四下搜索,又扑向后院。光亮瞬间已经到了后院口,这回轮到张潮青冲天一叹了,眼看是大功告成,却终于功亏一篑!无奈之下,他们复以叠罗汉的办法,逾墙出去。等到身子较轻的董亮最后被阿贵倒挂下来接拉上墙时,官兵已经冲到了墙根下。

鄞变一八五一

徐姓氏

